

我們依然如故繼續堅持“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

——“六四”慘案三十四周年祭

天安門母親

2023年5月27日

（中國人權按：在“六四”慘案34週年之際，“天安門母親”群體授權中國人權發表此祭文。欲更多了解“六四”和“天安門母親”，請訪問中國人權網站[六四專頁](#)。）

2023年是1989年發生在中國首都北京十里長安街頭的“六四”慘案第34年。34年過去了，對於我們難屬群體來說，當年一夜之間突然失去親人的痛苦如一場噩夢般永遠纏繞在心底揮之不去。和平時期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動用國家軍事力量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普通民眾，製造了令全世界震驚的事件——“六四屠殺”慘案。“六四”真相一天不公諸於眾，一天不還公道於我們，我們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的心就不會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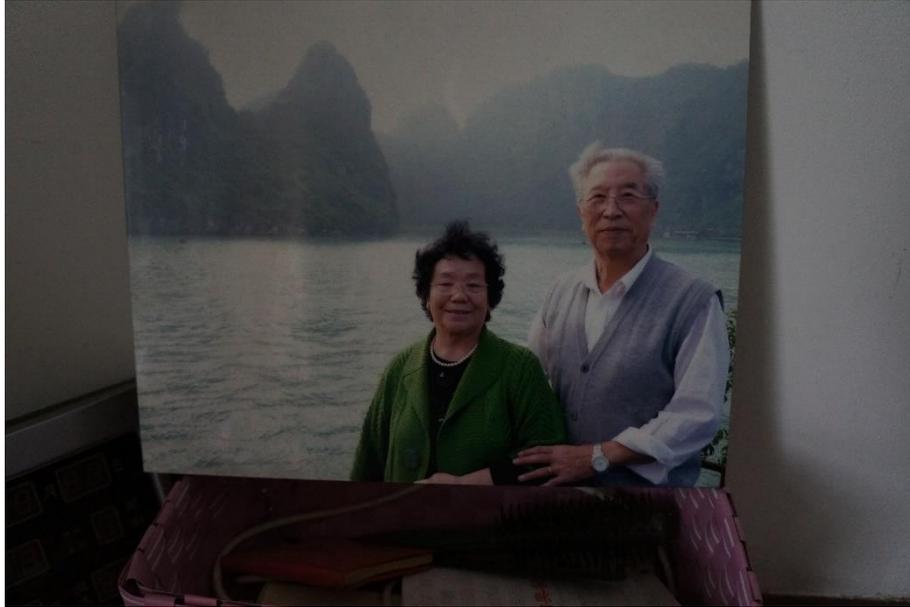
2022年自“六四”慘案紀念日過後至今，我們群體先後去世了七位難屬（其中一位是在上半年因年老體衰去世外，其他六位都在下半年）。每每聽到難屬去世的消息，我們的心裡就會咯噔一下非常難過，加之疫情，不能馬上去看望去世難屬的家人，總是讓人心中沉甸甸的，無法釋懷。

在紀念“六四”慘案34週年時，為了還原歷史，還原遇難者被槍殺的情況，還原軍隊屠城對遇難者家庭造成的傷害和痛苦，讓人們記住他們，記住他們內心的悲苦，記住他們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為親人討回公道堅定不移的決心與願望，我們在此時祭奠他們。他們的生命雖然已逝，但是遺願依然與我們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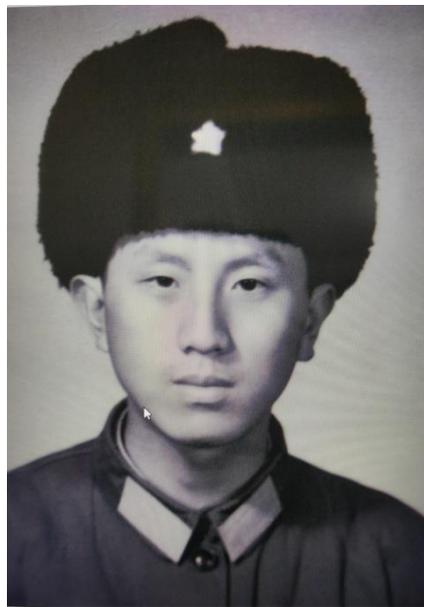
（一）難屬逝者林武云

2022年4月因病在兒子家去世，終年92歲。他是一位軍人，他的妻子隋立松是一名軍醫，已經去世了幾年。他們的大兒子林濤18歲當兵，3年後復員在京工作，當年他24歲。1989年6月3日晚飯後，他得知戒嚴部隊進城的消息後，隨即騎著自行車離開家，從此了無音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何時、何地無

解。林濤的失蹤對於他父母的打擊可想而知，在他們心裡留下了永久的創傷。父母是軍人，然而他們的兒子卻死在戒嚴部隊的槍口下。如今林濤的父母終於可以和兒子團聚了，遠離了殺戮，願天堂永遠充滿了愛。



林武云、隋立松夫婦



他們的兒子林濤

（二）難屬逝者朱玉仙

2022年9月25日86歲的朱玉仙因病在家中去世。她的身體一直不好，少言寡語，難屬們去看望她，只要提到女兒**王衛萍**，她總是在旁邊默默地流眼

淚，聽著她的老伴介紹女兒當年被打死的情況。

王衛萍 25 歲，在家裡排行老三，是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學制 6 年的應屆畢業生，當年在北京人民醫院實習，暑假過後正式成為人民醫院婦產科的醫生。1989 年 6 月 3 日晚，她得知北京街頭髮生軍隊開槍屠殺學生、市民的消息後，立即奔赴離她家最近的事發地點木樨地，毫不猶豫地加入搶救傷員的行列中。

據當時身邊知情人描述，她很勇敢，子彈從她身邊飛過，在她周圍迸發出火光，但她毫無懼色，依然奮不顧身地搶救、包紮倒在她周圍的傷員，然而，正當她在包紮一位傷員的傷口時，略一抬頭，一顆子彈擊中了她的頸部，她倒下了，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來。

王衛萍的骨灰葬在萬安公墓，碑上無字，碑座上寫著“王衛萍女士之墓”。我們群體有 8 家遇難者的骨灰葬在萬安公墓，每年“六四”當日遇難者親屬會在那裡舉行集體祭奠，每年參加集體祭奠的難屬們同時也會在她的墓前鞠躬獻花。當年她用生命和愛挽救了別人，人們不會忘記她，她會被永遠緬懷。



王衛萍的母親朱玉仙



王衛萍的畢業證書



萬安公墓王衛萍的碑和祭奠鮮花

(二) 難屬逝者金貞玉

2022年7月15日，這一天和她住在一起的女兒去醫院看病並為她開藥，沒有想到等女兒從醫院回家，打開門發現母親躺在地上已經失去了知覺。金貞玉就這樣離開了人世，令人唏噓不已，她走得太突然。

金貞玉和她的丈夫樸長奎都是朝鮮族人，1989年時她43歲，是鋼鐵總院勞保庫的管理員，她的丈夫47歲，是中央歌舞團的演奏員。6月3日夜樸長奎在復興門與西單之間的路邊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中，左腦後部中彈，子彈從右頸下穿出，送至位於西單附近的郵電醫院死亡，骨灰埋葬於北京金山陵園，沒有立碑。



金貞玉



樸長奎

“六四”慘案讓這對夫妻陰陽相隔 33 年。丈夫被打死，撫養兩個女兒成人的重擔落在了妻子一個人身上，她從未對別人講過她獨自承擔的生活壓力和精神壓力，但是，其個中的艱辛可想而知，這也是她因病突然去世的最根本的原因。

（四）難屬逝者馮友祥

67 歲的馮友祥在 2022 年 11 月 6 日去世。在難屬們的眼中，他是一個非常壯實的北方漢子，很結實也很憨厚，為人直爽。得知他身體不好，疫情期間去看他，見到他簡直是判若兩人：他骨瘦如柴，頸部託不住他的頭，說話時不能抬頭看人，只能低著頭講話。用他妹妹的話來說：他死於心衰、腎衰、呼衰，因為多年的生活壓力、孤獨、寂寞而病歿。

是的，如果沒有“六四”慘案對這個家庭造成的傷害，他們會很幸福，他們有一個兒子，一家三口會很溫馨地生活在一起，馮友祥不會那麼年輕就離開了人世。

馮友祥的妻子劉錦華是天津人，1989 年她遇難時 34 歲。兩人在天津相識戀愛 3 年後於 1980 年結婚，轉年生下一個男孩；結婚後劉錦華由天津調入北京，在總政幹休所工作。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他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木樨地燕京飯店附近時，正遇上由西向天安門方向進軍的戒嚴部隊，當時西長安街馬路上都是人，已根本無法通行。他們可以聽到由遠而近的陣陣槍聲，但在和平時期生活太久的善良民眾們，不相信政府真的會真槍實彈地向民眾開槍，天真地以為是橡皮子彈。他們夫婦兩人就是這麼認為的，直到槍聲離他們越來越近，馮友祥先中一槍，子彈擊中了他的左腿，幾乎在他倒下的同時，他的妻子也倒下了。

馮友祥被民眾送到北京兒童醫院後又轉到 306 醫院，在醫院裡他焦慮地等待著妻子劉錦華的消息，幾天後他才從家人的口中得知他的妻子被送到北京空軍總院，子彈擊中了她的左上額，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得知愛妻的遇難讓他痛不欲生，肝腸寸斷，幾乎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這樣的殘酷事實馮友祥無法接受，精神幾乎崩潰，為了離開這傷心之地，他把兒子託付給了他的妹妹，辭了工作，離開家獨自在社會上闖蕩。33 年來他的妹妹為了能夠鼓勵他有勇氣活下去，做了很多的努力，一直到他的離世都是他的妹妹在照顧。



馮友祥



劉錦華

今年 4 月 21 日馮友祥與他的妻子劉錦華合葬。劉錦華的墓地在天津，她的父母不捨他們的女兒遠離他們，女兒的無辜被打死，白髮人送黑髮人心中的悲苦驚天地泣鬼神，他們希望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每年可以去墓地看看他們可憐的女兒，以訴相思之苦。



馮友祥當年受傷後左腿留下的疤痕



2023年4月21日合葬

（五）難屬逝者**王惠蓉**

2022年12月24日，85歲的王惠蓉死於新冠肺炎感染，CT片白肺四分之三。在疫情放開後難屬群體中，我們了解到絕大部分難屬程度輕重不同地被病毒感染，基本上是轉危為安了，這對於我們這一弱勢群體來說是令人欣慰的。

王超是王惠蓉的大兒子，也是家中唯一的一個男孩子。1989年他26歲，中科院內部大學管理專業86屆畢業生，是中關村四通公司的職員，原定於6月4日舉行婚禮。6月3日晚上他去三里河附近同學家送喜糖，晚10點左右在木樨地橋北遭到戒嚴部隊的瘋狂掃射，因為王超站在人群的前排而中槍，子彈擊中頭部，被市民送到海軍總院，是海軍總院第三號無名屍。

第二天有人到家裡來詢問王超有沒有回家，說沒有回家肯定是被子彈打中了。於是全家人都在尋找王超的下落，去了很多醫院都沒有找到，最後是王超

妹妹所在單位聯想集團的人在海軍總院找到他。

王超頭部狀況慘不忍睹，醫院做了簡單的包紮處理，當他的父母及家人見到他的屍體時，頭部完全是用紗布裹著連眼睛都看不到。

王超的父母都在中科院工作，得知兒子被打死的消息令他們悲痛欲絕。對於他的家庭，“六四”慘案之前他們全家都處在王超即將結婚的喜慶心態中，然而王超突然被無辜打死，一家人從歡喜中跌入了深淵，心情壓抑，精神痛苦。

“六四”慘案之後，沒有幾年王超的父親因病去世，王惠蓉老年患有帕金森病，行走不便只能依靠輪椅，最終疫情奪去了這位老人的生命。



王惠蓉



王超

(六) 難屬逝者張樹森

2022年10月遇難者陳來順的母親、89歲的張樹森病故。

陳來順23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華社代培攝影班89年應屆畢業生。6月3日晚，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西北側平房頂上照相時，頭部中彈身亡。他是學新聞攝影的，職業的敏感讓他想留下歷史的見證，沒有想到當他舉起相機閃光燈暴露了他的位置，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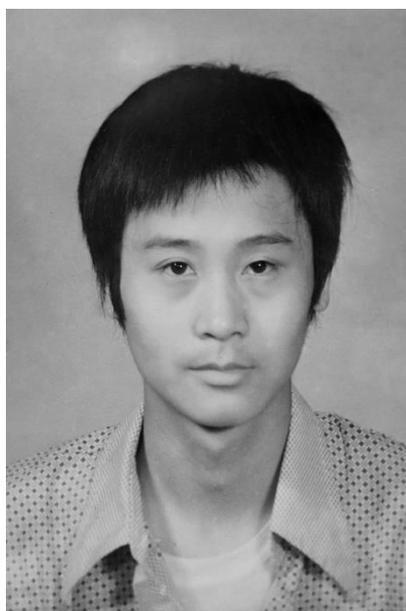
陳來順遇難後，他的同班同學集資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紅旗村附近金山陵園購置墓地安葬了他，立有墓碑。

陳來順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他最小，也是家中唯一的大學生，是全家人的驕傲，他的無辜被打死使全家陷入了巨大痛苦中。其父在2001年去世，在他彌留之際雖然說不出話，但是他向守候在身邊的家人舉起小拇指並流下眼淚。家人知道他心中放不下小兒子被打死的事情，為兒子討回公道是他未了的心願。其母張樹森在當年滿懷悲憤地說：“我們工人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容易嗎？我的兒子怎麼就說沒就沒了，如果他是暴徒請拿出證據來？！”這是一位失去兒子的母親的心結，她心中的冤情無法釋懷，這是中國政府對人民欠下的血債！

張樹森也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她主動加入尋找遇難者親屬的活動，只要得到有關遇難者信息，她就會多方打聽，利用身邊所有的力量去尋找。她為群體找到好幾位遇難者親屬，也是第一批參加簽名的母親。由此張樹森一家遭到政府有關部門的監視、打壓和騷擾，多年來攪得他們一家生活不得安寧。



張樹森



陳來順



悼念陳來順的靈堂

(七) 難屬逝者王廣明

王建平的父親王廣明於 2022 年 8 月 31 日因腦出血突然昏迷，兩天後去世。

王建平遇難時 27 歲，北京煤氣公司南郊車隊司機。6 月 3 日夜他和妻子騎著自行車走到西單路口，正好遭遇戒嚴部隊開槍。他們兩人被驚慌的人群擠散了，妻子聽到旁邊人說有人中槍了，以為是丈夫，嚇得暈了過去。全家人出去尋找王建平的下落，他們到各大醫院打聽，到屍體堆裡翻找，直到 6 月 7 日才在北京急救中心從那裡貼出的死者照片中認出了王建平。

急救中心的大夫對他們說：這個小伙子抬進來時還哼哼著，如果及時搶救死不了，但是上級有指示，老百姓不讓治，只能給受傷的士兵治，所以他死了。

上級下的這樣的指示對普通市民是不是太殘忍了！每個生命都有做人的尊嚴，任意剝奪他人的生命，就是在犯罪。



老父親王廣明



遇難者王建平

這些鮮活的生命被無辜打死，他們的親人父母、妻兒、兄弟姐妹及正義善良的人們根本無法接受這突然降臨的災難，他們心在滴血、悲痛欲絕，心靈的創傷至今都無法癒合。然而政府始終對當年“六四”慘案採取管控、拖延的手段，企圖抹去人們心中對這一殘酷事實的記憶。

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尋求公平正義的道路上走過了34年，雖然還沒有看到希望，但是我們不會放棄，我們依然如故繼續堅持按照“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向政府討回我們的公道，維護我們做人的尊嚴，為死難者伸張正義，我們期待政府就當年的“六四”慘案向所有遇難者家

庭道歉，向人民懺悔！

簽名人：

尤維潔	郭麗英	張彥秋	吳麗虹	祝枝弟
葉向榮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錢普泰
吳定富	宋秀玲	孫承康	於清	孫寧
黃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鄭瑞榮	楊大榕	賀田鳳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要福榮	孟淑珍	邵秋風
譚漢鳳	王文華	陳梅	週燕	李桂英
徐寶艷	狄孟奇	王連	管衛東	劉淑琴
孫珊萍	劉天媛	黃定英	熊輝	張彩鳳
何瑞田	田維炎	楊志玉	李顯遠	王玉芹
方政	齊志勇	何興才	劉仁安	齊國香
韓國剛	龐梅清	黃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齊志英	方桂珍
雷勇	葛桂榮	鄭秀村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郭達顯	王琳	朱鏡蓉	穆懷蘭
王爭強	寧書平	曹雲蘭	馮淑蘭	付媛媛
李春山	蔣艷琴	何鳳亭	奚永順	肖宗友
喬秀蘭	陸燕京	李浩泉	賴運迪	周小姣
週運姣	陳永邦	劉永亮	張景利	孫海文
王海	陸三寶	姚月英	任改蓮	倪世殊
楊雲龍	崔林森	吳衛東	賈福泉	王德義
石晶	袁刃	包麗梅	奚貴君	鍾俊華

軋愛強

陳衛東

郝建

張素英

林莉

段昌琦

(共 116 人)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

吳學漢
周淑珍
孟金秀
羅讓
劉春林
袁可志
索秀女
趙廷傑
韓淑香
孫淑芳
李雪文
高捷
陸玉寶
金貞玉
王廣明

蘇冰嫻
王國先
張俊生
嚴光漢
張耀祖
潘木治
楊子明
陸馬生
石峰
陳永朝
王雙蘭
金亞喜
曹長先
馮友祥
(共 71 人)

姚瑞生
包玉田
吳守琴
李貞英
李淑娟
蕭昌宜
程淑珍
蔣培坤
王桂榮
孫恆堯
張振霞
邢承禮
尹敏
王惠蓉

楊世鈺
林景培
周治剛
鄭滌清
楊銀山
軋偉林
杜東旭
任金寶
隋立松
徐珏
肖書蘭
周國林
劉乾
朱玉仙

袁長錄
寇玉生
孫秀芝
段宏炳
王培靖
劉建蘭
張桂榮
張淑雲
田淑玲
王範地
譚淑琴
郝義傳
林武云
張樹森